

介末 / 著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婚姻不是人生的最终目标，爱情也不是，它们只是工具，
帮我们领悟自己和生命本身。

不粉饰 不矫情 不夸张

赤裸裸的婚姻真相

阅读此书，需要一点点智慧以及一点点幽默，哪怕是黑色的……

裸婚

介末 / 著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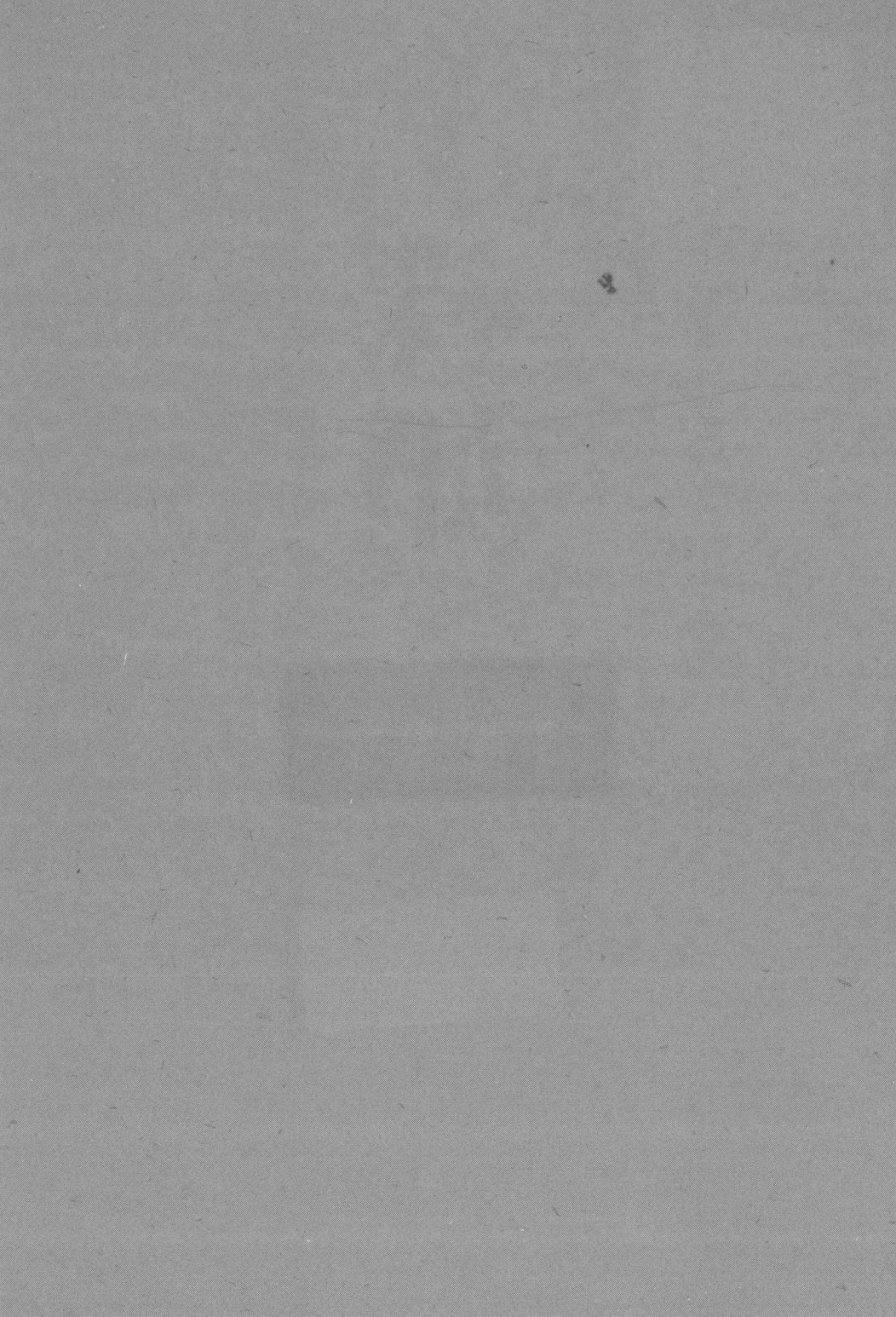
婚姻不是人生的最终目标，爱情也不是，它们只是工具，
帮我们领悟自己和生命本身。

不粉饰 不矫情 不夸张

赤裸裸的婚姻真相

阅读此书，需要一点点智慧以及一点点幽默，哪怕是黑色的……

裸婚



裸婚

介末 / 著

北方婦女兒童出版社

一场无性婚姻能延续几年？

答案是大于六小于七。

婚姻背后的真相没人知道，甚至是男女主角自己。

一对看起来幸福美满的夫妻，刚刚跳着脱衣舞庆祝完结婚六年纪念日，喊着白头偕老的口号，携手迈进七年之痒，传说中的痒就如约而至。

小三儿是个雷，谁碰谁倒霉。

看似完美的婚姻堡垒瞬间核爆炸。

妻子突然发觉自己腹背受敌：一枪来自男女关系，另一枪则来自

血缘关系——以爱的名义。

头破血流地站在瓦砾堆里，她不得不逼迫自己戴上一副高清眼镜儿，用来颠覆世界，也拧巴自己：没有一种男女关系不是暗藏重重危机，也许，就从第一天起。

蔷薇泡沫破碎之后，妻子相信爱仍然健在：有时爱是折磨，有时爱是解脱，但无论何时，没有爱我们就没办法继续活着。

目 录

自 序 2

第一章 结婚六年 11

预感 12 / 纪念日 16 / 同床异梦 22

夫妻如乱伦 30 / 美女符号 37

装修猛于外遇 41 / 脱衣舞 47 / 两两相忘 52

目 录

第二章 七年之痒 57

黑色幽默 58 / 陌路 74 / 与前夫同居 83

幻灭 95 / 策反 111 / 爱伤 122

负心 143 / 惜败 181

目 录

第三章 单身时代 195

任逍遥 196 / 从秦香莲到潘金莲 214

人尽可夫 217 / 择偶 232 / 大团圆 244

后 记 258

自序

大概三年前，我在新浪以“介末开门”之名开博，连载自己的婚姻生活。

飙升的点击率膨胀了我的虚荣心，我志得意满地准备出书吹嘘自己的幸福生活。

出书的事还未见眉目，我离婚了，以雪崩的速度。

我第一次真正领略了生活的荒诞，简直想笑。

接下来的两年时间，我写了一出话剧，编了一本杂志，又谈了一次热情的恋爱结了一次婚，出书的事情顺理成章地被耽搁下来。

一方面是没精力，另一方面是心里踌躇：这东西有人看么？

在朋友的怂恿下，我决定还是写下来再说，既然对婚姻有了新的感悟，又有闲，况且一吐为快的欲望又像狗一样在后面猛追。

等到动笔的时候才觉得是自讨苦吃：因为是真人真事，所以既不能丑化别人，又不能美化自己；写得太狠，对不起自己；写得不狠，也对不起自己。我被迫用更为冷静客观的眼光再次打量当年的往事，并正视自己不愿正视的所有缺陷，老实交待自己的错误和感悟。

第一部分“结婚六年”是从前的博客文章，笔调泼辣轻快，而再写第二部分“七年之痒”和第三部分“单身时代”时，心境和眼光已经完全不同，写得相当滞涩艰难，可见按心意营造一个世界很容易，但认识一个真实的世界很困难。我还是

善于给自己脸上贴金，需要给自己拆台的时候手就软，只能勉力为之。

本书的态度和观点，有很多前后矛盾的地方。我并没有着力修改，很多片面放肆的语句也没有删除。人走到不同位置，眼里的景观和心情必定不同，没有对错之分，只有高下之别，我希望读者能在这矛盾当中悟到真实，看到一个女人在婚姻中真实的成长经历，或者会有所触动。这也就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所在。

婚姻不是终极目标，甚至男女关系也不是，它们只是工具，帮我们领悟自己和生命本身——意义不过是我们赋予生命的说辞，如果有一天发现它是虚妄，还是要继续愉快地生活下去，就像一棵树或者一朵花，在成长中享受乐趣。

这是我在书中反复提到的观点。

由于眼界境界都有限，所以本书观点也不过是一家之言。或许不久之后的某一天我自己也会觉得它粗浅可笑。但这正是我的期待。

变化是生命的心跳。

我希望自己的世界没有边界，自己的成长没有终点。

祝福每个人。

第一章.....

结婚六年

结婚六年

预感

以前常想：都说“七年之痒”，那第六年呢？

现在我知道，第六年的时候，我们在猜测第七年时会不会痒。

要是痒得轻呢，就挠挠；重呢，就互相蹭蹭；万一痒到不行了呢，就把鞋子脱了吧——谁说的对象如鞋子呢？

真没想到六年过得这么快，我总得写一点什么来纪念我们平凡的婚姻生活。

因为平凡，所以值得纪念。

我们都不喜欢大风大浪，都不喜欢严酷考验。

时间让两个人成了长进对方身体的巨大瘤子，要分开，也必定血肉模糊，丢掉一半的性命。

为此我们决定不分开，因为我们俩都惜命。

如果我们白头偕老，这文字就是里程碑；如果不，它就是墓志铭。

湿漉漉的夜，车里除了音乐，什么都没有。

我说：咱们要是挺不到第七年怎么办？

猪看了我一眼：我肯定能挺。

我反问：死挺？

猪：死挺！

我不依不饶：要是咱们俩都疲软了，死都挺不起来了呢？

猪像每一次我胡搅蛮缠的时候一样，转过被我赞美了无数次的四分之三的脸，轻轻地揪我耳朵：“你这小东西，成天净想用不着的。有工夫不如想想怎么发财。”

瞧，这就是我家的猪。

世界上任何疑难杂症，到他头脑里之后，都会简化成一条最朴素的真理：钱。他是如假包换的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”理论的忠实信徒。

为此我非常崇拜他。因为对于花钱，我行云流水；但对于赚钱，我惜字如金。

我想猪也很崇拜我吧，他经常觉得奇怪，为什么我银行户头上的数字能在一年之内都保持不变，从来没多攒过一个银毫子。

我说：“猪，有时候我很感激你，有时候我很崇拜你，有时候我很讨厌你，有时候我很恨你，有时候我很信任你。有时候我很想知道如果没有遇到你，我的婚姻生活会是什么样；有时候我很心惊胆战，觉得自己不能忍受没有你的生活。”

猪：“一连那么多‘很’，我想你到了八十岁也仍然会这么极端。”

我叹口气：“没办法啊，老公的人选不能变，老公自己又拒绝变身，我只好以万变应不变，像《百变狸猫》。”

我们同时笑了。

我们都是宫崎骏的拥趸，虽然他的立场没有我这么绝对和极端。

《百变狸猫》里那个笨蛋总学不会变身术，在一群聪明狸猫的变身过程中跟大家一起蹿上跳下摆造型，可不管什么姿势，他永远是只狸猫。

笨狸猫不会累，只要有爱他的人在旁边一边着急一边大笑。在别人都说

他笨的时候，他的爱人只觉得他怎么那么可爱。

我就是这么一个别扭的女人，算命的网站给我下的结论是“身闲心忧”。文雅点儿说，就是“人生不满百，常怀千岁忧”；通俗点儿说，就是“咸吃萝卜淡操心”，要命的是还情绪化得接近精神分裂的边缘。

我常替猪慨叹他的倒霉，他在稀里糊涂的时候像义士一样娶了我，从此不得不经常面临诸如生死爱恨之类终极问题的灵魂拷问。认识我的男人经常充满同情地问我：你老公的日子很不好过吧？每次我都替他像革命义士一样回答：苦了他一个，幸福全天下的男人。至少我不会舍近求远地随便逮着一个男人进行痛苦对话了。

最近我觉得有些紧张，因为生活竟然如此平静。

暴风骤雨一样的吵架也没有了踪影。

我真是个唯恐天下不乱的女人。与惊涛骇浪相比，我对波澜不兴更有种深深的恐惧。

我害怕感情退潮，就像颜色慢慢地从画纸上褪下去，变淡再变淡。那时候纸也不是白纸，而是浸上了深深浅浅的黄渍。如果真是那样，我会不等那一天的到来，就亲手把画儿撕了。撕了，到底也还是一幅画。

周六，去附近的东北菜馆吃久违的嘎巴锅。我们都穿着从与阿累送的黑客帝国T恤衫，心满意足地喝棒碴粥，喷香的土豆块儿像石头一样巨大。

我说：我不喜欢异形泳池，仰泳的时候我常担心撞到头。

猪：我也是。

我：我不喜欢窄长的泳池，那让我觉得自己会溺死在海中的隧道里。

猪：我也是。

我：我喜欢阳光下开阔的巨大的长方形泳池，池底倾斜地延伸，一边儿一米五，一边儿两米。

猪：我也是。

我们在对方的眼睛里看到自己，然后像猪那样微笑，捧着像猪一样滚圆的肚子。

像所有幸福的婚姻一样，我们的婚姻是件千疮百孔的旧衣服，通风、柔软、合身，以至于很多时候，你感觉不到它的存在。

但如果换一件呢，簇新、僵硬，款式再好也像个架子，我没有耐心，懒得花时间再把它穿旧。

晚上，猪拼命地往自己的饭盒里塞自己明天上工的口粮。

我大叫：“你这只猪，你偷了我所有美好的土豆！”

猪露出两个酒窝，“我还偷走了你的芳心。”

跳不出他的手掌心儿了，我郁闷得很甜蜜。

纪念日

五月问：你什么时候结婚的？

我有点儿含糊，得去看看语录本儿一样不容置疑的结婚证书。

五月说今天是她结婚八周年纪念日。

我问她有什么感觉。她回答：就是提醒自己作为人妇已满八年，除了住进新房子，也没什么感觉。

后来，我听说她正在家里忙活着一顿浪漫晚餐。

水晶建议她真空穿围裙上阵，我则建议她在围裙上画上一对巨波。

在法国南部，似乎是普罗旺斯，我在小摊上看到过一件围裙，上面画着一个丰满女郎的胴体，波大腿壮，穿着蕾丝内衣与吊袜带，标价十三欧元。一念之差，我跟这个有趣的东西擦肩而过。到了巴黎，我搜了无数小店也难觅芳踪，深以为憾——我本来是打算拿它当礼物，用在某一个纪念日里，送给猪，然后在他下厨的时候给他拍张玉照。

从某个方面说，结婚，就是突然多出一堆特别的日子，每个日子都是一棵圣诞树，需要亮晶晶的礼物装点。